



无蝉鸣 不夏天

□贾明明

知了声里度一夏，无有蝉鸣不夏天。

夏天在第一声蝉鸣里到来，在最后一声蝉鸣里宣告结束。农村孩子对蝉的感知格外清晰，蝉，是整个夏天陪他们最久的玩伴。

蝉未蜕壳之前，藏身泥土里的幼虫，我们习惯称之为“知了猴”。一场雨水过后，院子里出现几个小洞，洞口比米粒大不了多少，薄薄的一层土，用指甲轻轻一抠，洞口大开。食指插进去，时常轻易就碰到了知了猴。你逗弄它几下，它的两只前爪用力一夹，顺势就把它提出来了。有的知了猴很有耐心，任你怎么逗弄，手指、树枝、草叶轮番上阵，它就是不上当，躲在洞里不出来。

判断知了猴是否在家，其实很简单，洞口很小，如一条细缝的，无疑在家。那些指头粗的洞口，是知了猴破洞而出留下的痕迹，这样的洞，知了猴多半不在家了。

夏天的夜晚，提着手电，在林子一通照，经常能发现知了猴的身影。它们有的还在爬，准备找一个安全的位置蜕壳。有的已经选定了位置，趴在那里一动不动，背部的壳已有裂开的痕迹，它们铆足劲在蜕变。一双大手从天而降，有人捉了它们，回去一顿爆炒，成了餐桌上的爆炒金蝉。我不认为知了猴是一道菜。不管吃过的人说它怎么好吃，如何美味，我丝毫不为所动。不在我食谱里的东西我从来不吃，比如蝉，比如猫，比如蛇。实在搞不懂，蝉，这夏日的精灵，怎么能与一道菜扯上关系！

我捉知了猴是拿来玩的，看它蜕变。把它放在屋子里，夜晚它会旁若无人地完

成生命形态的转变。它的背部一点点裂开，裂到足够大，头先探出来，再一点点把腹部从蝉蜕里拽出来。整个过程要几个小时。有时等不及就睡觉去了。第二天一早醒来，就看到一只碧绿色的蝉趴在窗纱上，看起来晶莹剔透，如同碧玉一般。经过晨光的洗礼，它的身体开始变黑，翅膀变硬，很快就有了飞翔的本事。有次，一早醒来，看它还未蜕变完成，尾部还留在蝉蜕里。心里一急，顺势把它从壳里扯了出来，不由洋洋得意，以为帮了它的忙。谁知，它的翅膀是蜷曲的，再也没有办法飞翔。原来，生命的蜕变要靠自己完成，不论多么艰难，只有用自己的力量剥去那层壳，挣脱束缚，才能拥有一双坚实有力的翅膀，拥有飞翔的资本。

蝉分雌雄。雌蝉腹部平滑，没有发音器官，因为发不出声，我们喜欢叫它哑巴。雄蝉腹部有两块盖板，能发出响亮的叫声。天气越是晴好，雌蝉叫得越欢。雄蝉对天气变化特别敏感，天阴时，它的叫声是间歇的，“知……知……”太阳在它头顶就叫，乌云来了就停，大多如此。有人靠近，它出于对危险的感知，也会停下鸣叫。等人走过去，它再接着叫。如果你试图捉住一只蝉，要特别小心，最好别发出一点声响。它特别敏感，感知到危险，唰的一下就飞走了。有时候，它还会喷出一串液体，似薄薄的雨雾。我们开玩笑说，这是蝉的尿，它被我们吓尿了。

蝉蜕下的壳是一味中药，村里常有走街串巷的小贩来收。我们这些十来岁的孩子常去捡蝉蜕换些零花钱。挽个筐斗，拿根两三米长的竹竿出门。沿着河沿走，眼光在夹岸的杨柳树上不停逡巡，看到蝉蜕就用竹竿戳下来，捡到筐斗里。遇到一棵树上有十几个蝉蜕，就一边乐一边戳，像中了大奖一样。

农村里蝉鸣嘤嘤成韵，城市里很少见到它们的身影。

这些年，农村的蝉明显少了。一方面，有人把它当美食大肆捕捉。另一方面，水泥、柏油地面占据的面积越来越大，这样的地面，知了猴再也钻不出来。

早些年，知了多的时候，院子里几棵树上嗡嗡嘤嘤的，吵得人午觉都睡不安稳，觉得它烦。如今的小院里，没了蝉鸣，觉得夏天的韵味都没那么足了。细细回忆，那些蝉鸣的夏天，收藏了我的整个童年。

蝉鸣相伴的夏天，那些年里常觉得烦，如今想来，就只剩下好。人生许多事也大抵如此。

卖棒冰咧！

□钟穗

记得旧时的夏日，天气虽不像现在这么酷热，但吐火似的日头烘出的热气，仍如影随形般将人都快蒸熟了。尤其在中午，是最难耐的时候。此时的大人们，通常会安心睡个午觉。但吾等顽童却没有丝毫睡意，一边与伙伴叽叽喳喳地在墙角玩弹珠，一边竖着耳朵，只为捕捉那声由村口传来透着丝丝凉意的吆喝声。

正当等得有些焦躁之际，耳畔陡然传来了一声“棒冰——雪糕——”的悠长叫卖声，不仅节奏鲜明强烈，而且高亢，充满激情。

到村上卖棒冰的，多是上了年纪的大伯大爷，以隔壁村福根来的次数最多。骑一辆不仅没挡板，甚至连铃铛都按不动的老自行车。车后座牢牢系着一只木箱，上写“棒冰”“雪糕”大大的红字。福根一边悠悠骑车，一边长长吆喝。

听到动静的孩童，无论原先在干什么，此时都不约而同地跑到巷口探头探脑，东瞅西望，满脸渴求。一旦确定了福根方位后，立马跑回家对大人软磨硬泡地讨要半天，得逞后攥着钱，雀跃着一路奔去。

眨眼间，福根便已陷入一哄而上的孩子们的层层包围中。“慢慢来，排好队。”印象中的福根，总是一副好脾气。他一手接过孩子们递过来的汗津津的钢镚，一手麻利地打开那只被白色小棉褥裹得严严实实的木箱。透过一股散发出的乳白色让人恨不能立即钻进去畅快一把的凉气，但见里面整整齐齐摆满了棒冰雪糕。

福根的棒冰是从镇上批发来的，种类不多。最初只有白糖棒冰、橘子棒冰，后来逐渐出现了绿豆棒冰、赤豆棒冰和盐水棒冰。另有一种规格高点的，叫雪糕。加了牛奶在里面，有奶香味，质地松软。但由于价贵，通常属于可望而不可即的美食。偶尔因得到暑假上门家访老师的表扬，家里破例让买上一回，那必定要当着玩伴的面，故意将之嚼得吧嗒吧嗒，响声连天，脸上全是满足和得意的表情。

随着“叭”一声，福根关上箱子的声音，各自的棒冰都拿到了手。轻轻揭开那层薄薄的黏附水珠的蜡纸，白白的冷气萦绕着香甜味道一并喷薄开来，整个人顿时便轻快凉爽了。

白糖棒冰，说白了就是水和糖的混合物。但对于那个年代的孩子来说，小小的棒冰是漫长夏天里最美好的慰藉。所以，吃的时候舍不得大口去咬。多是先含在嘴里，等到那凉凉的、冰冰的滋味，一点点麻了嘴、木了舌，这才有滋有味地吸溜一声舔上一口。

伴着品咂棒冰时发出的啧啧声，甜丝丝的凉爽从口中渗入四肢百骸，进而弥漫到每个毛孔，给人一种周身通透的清爽体验，夏季的酷热，便悄然消退了。

随着吸舔次数的增多，棒冰一圈圈变得越来越小。不过，这需要冒一定的风险。因为舔吮久了，冰与支撑木棒的凝结度会降低，半化变松之下，有时这棒冰会毫无预兆地掉在地上，让自己对先前的选择痛悔不已。

然吸溜速度再慢，一支十余厘米长的棒冰，享受时间毕竟有限。因此，吃完棒冰后，剩下的那根孤单木棒，也绝舍不得当即扔掉，得深情地吮咂许久，方才作罢。

如今生活条件好了，市面上各种冷饮应有尽有。要是论味道，比旧时的棒冰强了何止百倍千倍。然每每夏日到来，看着孩子们吃着制作精美的冰淇淋，我脑海中，便会浮现起浓浓淡淡的往昔岁月中，那根最原始的白糖棒冰。

总第6984期 配图 盛利者 投稿邮箱: essay@cmb.com.cn

